動人的「四言」

朱彭壽《安樂康平室隨筆》總結古人寫景佳句，舉了兩個例子。一是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：「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側耳遠聽，胡笳互動，牧馬悲鳴，吟嘯成群，邊聲四起。」一是丘遲《與陳伯之書》：「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。」

從行文上，四字一句，但並非那種刻板滯礙的駢句，節奏氣韻靈動，情感自然，行雲流水。朱彭壽點評：「皆止寥寥數語，而塞北氣象之慘，江南風物之美，使讀之者便如身入境中，真寫生妙手也。」

中國文學，可以說就是從四言起步的，《詩經》裏俯拾皆是。《世說新語》中，謝安與子弟談論《詩經》何句最佳，謝玄認為是：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」這句詩，千百年來被譽為「神來之筆」「寫景之絕唱」。

又如，酈道元《三峽》：「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。」吳均《與朱元思書》開篇：「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，從流飄盪，任意東西。」蘇軾《後赤壁賦》：「江流有聲，斷岸千尺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」皆是四言精品，如同電影鏡頭，音畫清晰。

文人寫景，鍾愛四言行文，有向《詩經》致敬的美學自覺，亦與四字的特性優勢有關。四字的筆法，節制而精準，高度淬煉，有種恰到好處的表達分寸。相比五言、七言，四言節拍頓挫，律動勻稱簡潔。形式與節奏，意象與畫面，共同帶來短促而悠長的美感與共情。

白居易寫給元稹的《與元九書》，洋洋數千字，末尾收束為：「潯陽臘月，江風苦寒，歲暮鮮歡，夜長無睡。引筆鋪紙，悄然燈前，有念則書，言無次第。」再加上一句：「微之微之，知我心哉。」即便不看書信具體內容，單單這幾句，已深情盡剖。



瓜　園
蓬山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雷是怎樣來的

雷是怎樣來的呢？《山海經・海內東經》有一個答案：「雷澤中有雷神，龍身而人頭，鼓其腹。在吳西。」雷澤，是傳說中的一片大澤，位於古代吳地之西。澤中住着一位雷神，長着龍的身軀、人的頭，只要拍打肚子，天空便轟隆作響。原來，打雷是雷神在拍肚皮。

問題來了：雷神為什麼要拍肚子呢？《山海經》沒有解釋。古人大概聽到連綿不斷的雷聲，想起了鼓聲，便想像有一位巨大的神靈，用自己的肚子當鼓。雷聲愈大，這位雷神的肚子恐怕也要愈大。

後來，雷神有了真正的鼓。東漢思想家王充在《論衡・雷虛》記載：「圖畫之工，圖雷之狀，纍纍如連鼓之形。又圖一人，若力士之容，謂之雷公，使之左手引連鼓，右手推椎，若擊之狀。」也就是說，畫工將雷畫成許多相連的圓鼓，又畫了一個力士模樣的雷公，「左手引連鼓，右手推椎」。這樣一來，轟隆隆的雷聲是連鼓相擊，突然一聲霹靂則是鼓槌重擊。

後世的雷公，有時長着鳥嘴、鳥爪，背上還有翅膀，手中拿着鐵錘和鑿子，模樣愈來愈兇猛。黎族另有傳說，雷公曾被人砍去一條腿，傷口疼痛時便大聲叫喊。於是，雷聲又變成了雷公的慘叫。

無論哪一個版本，古人始終抓住了雷的「聲音」。拍肚、敲鼓、喊叫，方法各有不同，但都在解釋同一件事：天上那陣巨大、突然，又叫人看不見來源的聲響，究竟是怎樣發出的？他們用熟悉的聲音，去想像陌生的天空。

先人跟自然，真的比現代人更近。他們抬頭看天，側耳聽雷，將自己的感官經驗變成一個個有形有聲的故事。再者，他們很早已將雷與電分開了：雷是聲音，電是視覺。就這樣，從同一場雷雨之中，古人走出了兩個方向的想像。

這一對分工，頗見古人觀察自然的細緻。他們沒有現代科學的解釋，卻知道雷與電可以從不同感官認識：雷聲是聽到的，所以有拍肚、敲鼓、喊叫。那麼，負責電光的神靈又是怎樣的想像呢？



普通讀者
米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餛飩的「馬甲」

在天津西北角這個著名的「早餐集散地」，我點了一份「菱角湯」，正嘀咕這初冬時節怎麼還有菱角，端上來卻是一碗餛飩。我問老闆是不是送錯桌了，他說，在西北角，這就叫「菱角」。十個「菱角」，個頭勻稱，牛肉餡，湯裏飄着紫菜和蛋花，別有風味。

吃盡「菱角」後，我在腦中打開搜索引擎，回憶餛飩的叫法。我知道，在巴蜀，餛飩的「大號」是「抄手」，以紅油為尚，吃的是一個麻辣勁兒。在兩廣，稱為「雲吞」，據說是「餛飩」在粵語中音轉的結果，也是英文Wonton的來源，和麵條合煮即為嶺南美食「雲吞麵」。在福建，稱為「扁食」或「扁肉」，當地還有一種「肉燕」，不同之處在於皮和餡均為肉製，其皮用精瘦肉捶打成泥加薯粉擀成，也叫「燕皮」，從「皮包肉」變成了「肉包肉」，可視為餛飩之遠親。

「腦搜」之不足，我又請「豆包」來幫忙。原來，餛飩的別名還有多個。比如，在江西叫做「清湯」，湖北叫「包麵」，新疆則叫「曲曲爾」。豆包還告訴我，「菱角」的稱呼主要流行於天津西北角，取其形似。看來，餛飩的「馬甲」真不少。

餛飩的豐富名稱讓我想起它的另一寓意，出自《水滸傳》，宋江發配江州，和兩個公人坐船渡江。撐船的艄公乃「船火兒」張橫，他見宋江行囊鼓鼓，獻唱歌謠一首，「老爺生長在江邊，不怕官司不怕天。昨夜華光來趁我，臨行奪下一金磚」，聽得宋江等人渾身酥軟。張橫又問他們想吃「餛飩」還是「板刀麵」。若要吃「餛飩」，那便讓他們脫了衣裳，赤條條地跳下江去。

考索餛飩到底有多少「馬甲」，是不是和孔乙己津津樂道茴香豆的「茴」字有四種寫法有幾分相似呢？我以為，是也不是。說是，因為這確實是沒有多少實際用處的冷知識，說不是，因為餛飩的許多「馬甲」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美食之多彩，內蘊文化之豐厚。



知見錄
谷中風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借來的一天

看了不少重生題材的網絡小說，其中的「爽點」大同小異：主角帶着幾十年的記憶回到年輕時，提前避開當年的錯誤，抓住錯過的機會，甚至能重新對某個人說一句當初沒有說出口的話。讀起來固然痛快，關上手機卻也明白，人生哪有這種「重來一次」的機會。前幾天忽然想到，既然重生的故事能讓人為想像中的第二次人生興奮，何不借用這個設定，試着重新看看眼前的日子？

當你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，為一件小事煩躁，或者望着前路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就假裝自己已經八十五甚至九十歲了，正窩在沙發裏刷手機。忽然你就重生穿越了，轉眼回到幾十年前，能夠在年輕的身體裏待上二十四小時，時間一到便要返回。你睜開眼睛，試着活動手指、伸伸雙腿，這些每天做慣的動作，忽然有了失而復得的滋味。原本還在抱怨的一天，轉眼變成八十五歲的自己做夢都想再過一遍的二十四小時。

這個念頭一旦成立，很多事情便不一樣了。此刻令我傷心的人和事，五六十年後多半早已消散，連當初為何生氣，也未必想得起來；反倒是那些我一直以為隨時可以見到的人，到了八十五歲時，可能早已無法再見。如今只需撥一通電話，便能聽到熟悉的聲音；推開家門，還能見到坐在飯桌旁的人。曾經不耐煩的嘮叨，說不定正是未來最希望再聽一次的聲音。

當然，現實中的問題沒有因此消失，明天該交的工作還是要交，煩惱也不會自動消散。你未必真的能把每一次呼吸都當成奇跡，說不定剛感動完，轉頭又因為等車太久而不耐煩。只不過，你會忽然願意用這副還算年輕的身體多走一段路，喝一杯咖啡，讓陽光落在臉上，也更想見見自己珍惜的人。尤其想到，八十五歲的自己是碰上了天大的機緣，才得到這一天穿越的機會，自然不會坐在這裏怨天尤人，抓住當下這一刻，去做些讓五十年之後的自己不會遺憾的事情吧。



大川集
利貞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活在當下的愛戀

常言道「活在當下」，但有多少人做得到？改編自二〇〇四年荷里活愛情喜劇《每天愛你第一次》的泰國電影《每天再愛你一次》中，男主角亨利是真正活在當下的人，因一場意外患上罕見的順向失憶症，無法在意外後產生新的記憶，一覺醒來便忘了昨天的事。Tomorrow is another sunny day。

他每天都記掛要為爸爸慶祝生日，爸爸和弟弟配合着他，扮有蛇入屋、吃蛋糕、合照，趁他睡了，悄悄地把一切還原，明天再來一遍，日日如是，直到露思的出現。雖然二人一見鍾情，亨利卻無法記得她，但露思不離不棄，每天都找亨利，一起到處去。亨利也開始拍影片、寫日記，留下大量合照，告訴明天的自己，毋忘她。

後來露思一次工作失意，亨利不想愛人陪自己無限輪迴放棄美好人生，決定刪除所有影片和照片，又把寫滿愛意和經歷的日記付之一炬，抹去關於她的一切記憶，翌天果然什麼都記不起，傷心欲絕的露思只好離他而去。但亨利從每天的重複裏找到不一樣，記憶閃回，依稀想起心裏有一個重要的人，於是開始拍片提醒自己，把蛛絲馬跡記錄和整理，終於找到心上人，重新開始。

改編S・J・華森同名暢銷小說的電影《別相信任何人》，主角也罹患順向失憶症，睡前拍下當日發生的事，一天一天重組記憶拼圖，逐步解開疑團和真相，英文名「Before I Go to Sleep」所指的就是這回事。《每天再愛你一次》前段也叫我想起《快樂的謊言》，主角母親昏迷八個月後終於醒來，對柏林圍牆倒下之事毫不知情，為免令她再受打擊，主角與朋友合力把屋內布局還原，假裝仍然活在兩德統一前的社會。

《每天再愛你一次》的故事告訴觀眾，能否活在當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能第二天與身邊人一起醒來才是。然而好像主角那樣，可把不願想起或不需要的記憶輕鬆抹去，也是某種超能力。



雜果賓治
羽羊
逢周五見報

跟林風眠看戲曲

再過兩天，十一月二十二日是著名藝術家林風眠的誕辰紀念日。香港藝術館藏有一幅他的彩墨作品《戲曲一景》，畫的是京劇《霸王別姬》裏的項王與虞姬。林風眠愛看戲，戲曲人物是他筆下常見的題材，但這幅畫特別的地方，在於他怎麼「看」戲。

畫面沒有寫實的舞台，也沒有細緻的面部刻畫。項王與虞姬被提煉成幾何形狀：三角形、直線與曲線的並置，紅、黑、藍、白的強烈對比。林風眠把西方立體主義的結構意識，和中國民間剪紙、皮影的平面造型揉在一起，用最少的筆墨交代一剛一柔的兩個人。虞姬的曲線是柔的，項王的直線與三角形是剛的，顏色的冷暖和形狀的方圓，代替了情節的鋪陳。看這幅畫，與其說在看一齣戲，不如說在看林風眠如何拆解一齣戲，再用自己的語彙重新拼起來。



◀林風眠彩墨作品《戲曲一景》。香港藝術館藏

林風眠在一九三五年就寫過：「繪畫的本質是繪畫，無所謂派別也無所謂『中西』。」賞《戲曲一景》，大致就能明白他這句話不是空談。他不把中西融合當成口號，而是落實在具體的畫面判斷裏：哪些結構可以從西方拿來，哪些造型可以從民間借來，最後都服從於畫面的需要。他筆下的仕女有宋瓷弧線的影子，禽鳥有剪紙般的簡括，戲曲人物則帶着皮影的平面感與立體派的塊面分割，這些都不是拼貼，而是消化之後的取捨。

這幅《戲曲一景》尺幅不大，卻讓京劇的舞台在方形畫紙上獲得了一種現代的形式秩序。霸王與虞姬的故事流傳了兩百年，林風眠用幾塊顏色和幾根線條，讓它換了一種方式留在畫裏。



館藏擷英
閒雅
逢周五見報

南極的美應屬於企鵝

在世界的盡頭，南極以一片純白迎接遠道而來的旅人。冰川、浮冰與成群企鵝，構成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旅行畫面。當人類的足跡不斷深入這片遙遠的冰原，有一群生靈承受着不易察覺的壓力。

企鵝看似不怕人，甚至會在遊客身旁搖搖擺擺地走過，但這不代表牠們沒有受到干擾。繁殖季節，企鵝需要安靜地孵蛋、餵養雛鳥。當遊客頻繁接近巢穴，或整日有人穿梭於棲地，企鵝可能因警戒而離開巢位，無法正常照料蛋與幼鳥。尤其在寒冷的南極，短暫的離巢也可能使蛋或雛鳥暴露於低溫與掠食風險之中。

比起眼前可見的驚擾，更令人擔憂的是看不見的病原體。人類、郵輪與科學設施的往來，可能將外來細菌、病毒帶入南極。沙門氏菌、大腸桿菌及禽痘病毒等都能成為威脅。南極動物長期生活於相對隔離的環境，對某些外來病原體缺乏足夠的免疫防禦。一旦傳染病在密集的企鵝群落中擴散，後果不僅是單一個體的死亡。

旅遊活動帶來的環境負擔也不止於踏上土地的一刻。郵輪航行產生的燃油排放、廢水與噪音，可能影響海洋環境及野生動物。遊客鞋底和行李所攜帶的細小種子與微生物，亦可能成為外來物種入侵的媒介。南極生態系統恢復速度緩慢，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污染，都可能留下長久的痕跡。

當人們在南極看到企鵝自在地生活，最珍貴的不是拍下一張近距離照片，而是牠們依然能在沒有驚擾的環境中繁殖與成長。南極的美應該屬於企鵝，也屬於未來仍有機會看見牠們的人。



萌寵集
煒仔
逢周五見報

「老錢風」

近年時尚界仍然盛行運動休閒打扮，設計重視衣服質地和功能，還要容易搭配，甚至要求既可穿着上班，下班又方便立刻到健身房活動的款式。日常穿運動裝束不是人人合宜，故此，斯文端莊的服飾仍有市場，只是已難再回復昔日流行的華麗風，於是「老錢風」乘勢而起，成了人們購物着裝的追求。

「老錢風」，英文是「Old Money Style」，品味跟「暴發」相反。「暴發」是指亂將高奢品牌掛在身上，什麼東西也要印上超大品牌標誌；「老錢風」則重低調、內涵與經典，不用刻意展示家世及財富，打扮講究但不浮誇。衣服設計不會濫用色彩，服裝版型優雅而舒適，特別重視衣飾用料的質量。

以秋冬打扮為例，「老錢風」常見的衣料是Cashmere（羊絨）和純羊毛，要輕、軟、暖。色調偏愛米、黑、白、棕，剪裁要細緻合身，款式要大方得體，是內斂、安靜卻自帶氣場的奢華。「老錢風」的穿搭其實不難模仿，但不容易成功，因為外在的打扮若沒有內在的貴氣襯托也是枉然，不如舒服自然地做自己。時下不少人追求名牌，為了購得心頭好，不單盲目地買下許多所謂用來「配貨」的奢侈品，也不分場合地將它們堆在身上，即使拿着價值動輒數十萬的真皮手提包，也不等於即時就有高貴的氣質。與其隨波逐流，不如重視培養個人高端的審美眼光，提高文化素養，自然演繹一身不過度、不刻意、不跟風消費的靜奢。



竹門日語
簡嘉明
逢周四、五見報

責任編輯：李兆桐